

李慈銘像（一八二九—一八九四）



名家書法大師宋訓倫先生手書
越縵堂日記書籤

編者



民國九年蕭山張盛杉氏贖資影印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余家與張氏夙有世誼遂亦訂購一部是書所記清代末葉朝野掌故及作者之文章學術博洽淹貫無所不包洵為一代文獻先王父暨先大夫每日披覽不忍釋手予小子年居多暇嘗取架上諸書各粘標籤以便利檢索間且加鈐印章藉明隸屬生丁叔季戰亂頻仍寒家所藏一切喪失殆盡今遭國變復流寓香江舊時文物徒縈夢憶壬子十月偶過集古齋書肆見有越縵堂日記九函都六十四冊亟購取一部及啓視則第二函內各本先大夫鶴孫公之篆章赫然在目函套上且有予少年時所書之標籤其一三兩函則予昔年所書蓋學齋日記及桃花聖解盒日記之書根墨濡如新絲毫未損嗚呼時閱五十年沈離數千里平能合浦珠還物歸故主豈夢想所及哉兒子緒康今方穉幼其異日遭遇之變局以現時情勢觀之必有更甚於今日者是書能續為吾家所有否耶不可知矣爰製鷓鴣天詞一闕紀之

學海翻瀾問氣騰 經師詞客一身膺 紺珠志在千秋業 竟博山膏善罵名 鷓鴣世變感飄零 舊家文物證精靈 回頭五十年前事 最憶趨庭弄

管城

壬子十一月 宋訓倫識

李慈銘及其越縵堂日記

宋訓倫

逛舊書店已成為我公餘生活的一部份，有時侯確能以低廉的代價購得異常精良的本子。有時且能買到在學術上具有很高價值的某些書籍。當然，這與家商巨賈不惜以千萬金收集宋元版本視同商彝周鼎的意義不同，代價自然也有霄壤之別。當年我旅遊日本時，曾在東京神田的書店區以廉價購得十六開本連史紙木刻精印的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紙張既潔白可愛，字體約有四英分見方，神采奪目，共有一百數十本，相信這樣好的本子現在已很難找到。另外還有兩冊巾箱本連史紙的陶淵明集，我會與香港文出版社新近影印的宋紹興本陶集詳細核對，所有詩文及旁註竟完全一樣，一字不差，而且我的第二冊內還多了五孝傳和聖賢羣輔錄等雜目。初時祇知我這一部也是一種很好的版本而已，及至最近讀了越縵堂日記第二十七冊光緒三年六月初五日所記，使我這一喜真非同小可！原來我這一部陶集，曾經李慈銘特別題賞識。這一部北齊陽子烈所編十卷本本後，由桐城徐椒岑醜金重刻的。李慈銘稱謂這本子「精緻可觀」。這部陶集開卷首頁便有大字刻着「陽子烈所編十卷本，咸豐辛酉蓬萊院城行營收旌德緒刻宋本初印者。此版後印多漫不可讀，繩宜寶之。邵亭暉叟呵凍記。」旁邊還有一個長方形的「莫友芝圖書印」。莫友芝是道光舉人，字子愚，號邵亭，晚年又號暉叟。一生喜藏書，精通蒼雅故訓、金石目錄，做詩寫字，出色當行。受知於曾國藩、李鴻章。繩宜是他的兒子。現在當然無法再找到莫友芝所藏緒刻宋本的那部宋本原書，但就這部徐椒岑重刻而為李慈銘所特別鑑賞的本子，已是很難得的了。（那部紹熙

本陶集，據聞現已落入中共手中，以前曾一度為祁陽陳氏所收藏，幸而文出版社搶先影印，確實有文物。）

香港的集古齋是很大的舊書店，我在這裏竟接二連三地發現與我直接或間接有關係的舊書，更觸發起我一己的感喟。前年買到先曾祖鶴訪公所著的一本「聞妙香齋詩草」，那是先祖從福建帶出來的會祖遺稿，於民國十二年交給上海中華書局用聚珍仿宋體印了分贈給許多相識朋友的。我十幾歲時便已看見，但後來流浪各地，身邊迄未收藏一本，不意竟在香港買到。而且這一本的封底前頁還有三行毛筆字寫着：「此為宋尊望先生之先人遺稿，竊擬其境在冬郎放翁之間乎？南湖誌」。南湖何人？我猜測極可能是小萬柳堂主人廉南湖，大概這本詩集曾經廉南湖過目，所以才批上這兩句行家的話。尤其用先生之稱，顯然是處於同一時期而又久通聲氣的口吻。

去年又在集古齋買到姑丈俞秋漪先生的母親傅太夫人（青儒）的「山青雲白軒詩集」，厚厚兩冊。這位俞老太太便是清朝道咸同光時代大名士李慈銘和周季昶二人的詩弟子。民國十一年間，她以七十幾歲高齡在杭州以詩篇蜚聲兩浙，與當時杭州一班詩文名家唱和無虛日，中間曾一度到上海遊覽，我幼年時還見過她一面。俞老太太的父親傅節子（以禮）博涉羣書，著述宏富，與李慈銘交往最密，在越縵堂日記中屢屢提及。如臬曾廣生給「山青雲白軒詩集」寫的序文中提到傅節子，說他「……治殘明史學，及校勘目錄，其博幾與周季昶等而專勤則過之……」。在名師培育下，這位老太太的詩學當然造詣不凡。

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何以成為一代文獻

而為研究中國近百年史和國故學術的重要參考資料，主要的因素約畧如下：

(一) 這部日記前後聚精會神寫了四十年，而這四十年恰值有清末葉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大苦難時代。其間最重要的大變故，當然是太平天國之亂。外侮方面則有鴉片之戰，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以及中法中日之戰，外侮都以賠款割地來收場。作者經常把「邸抄」——即現今所謂「政府公報」——抄錄在內，無論政軍經濟的一切措施，和內外大僚的遷除黜陟，都詳細記載，有時也提出自己的意見來批判。

(二) 作者是一位貫通經史的大學問家，對文章學術寢饋功深，不斷地用他自己銳利的眼光，透關的見解，分析辯證，儘量發揮出來，給予後生末學極大的啓發和指導。

(三) 由於文學修養卓異，在日記內觸緒紛披，用鍊凝駁邁的筆調寫山川風物，用綿綿排側的心情作詩詞，用憤世嫉俗的態度申斥他所不滿的人，但也用懇摯恭敬的誠意推許他所欽服的人。近來一部份青年握管不能寫較為通順的文言，我看與其向左傳國策去鑽研，還不如讀讀像越縵堂日記這類的書，大有助於舊文學的欣賞。

(四) 在北京與他交往過從的什九是文章鉅公，政壇魁首，如周祖培、翁同龢、潘祖蔭、李文田、陸潤庠、沈曾植、張之洞、文廷式、汪鳴鑾、許景澄、袁昶等。除政治關係外，氣類相推，蔚成一種風格。李慈銘脫畧形骸，不拘細節，但大處磊落慷慨，當御史後會屢向朝廷提供內政上許多意見

如整頓御史台，參劾大員等，朝廷則一味敷衍搪塞，採而不行。接着，清廷對日作戰失利，敗訊及辱國的消息一疊連地傳來，李慈銘雖不負政治上軍事上的責任，却憂憤咯血而死，這種忠心愛國的精神，可與他的日記同垂不朽。

我最初看見這部影印的日記時，還祇十幾歲，那時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張蔭桓（弧）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都是浙江紹興府人，對於他們鄉前輩這部震撼時代的日記，亟欲影印出來公諸於世。幾經磋商，除了最後一函（計八本）被樊樊山留中未獲付印外，從咸豐四年三月到光緒十五年七月共分九函計六十四冊，都予印出。先於民國九年開印同治二年四月到光緒十五年七月的八函，到民國十三年又補印咸豐四年三月到同治二年三月的十三冊，內中遺缺一小部份。作者用年份和自己書齋的名稱來劃分其先後次序。咸豐四年至同治二年三月是甲寅日記及越縵堂日記；同治二年四月至五年五月是孟學齋日記；同治五年六月至八月是籀詩筆疋之室日記；同治五年十一月至同治七年九月是受禮廬日記；同治七年十月至同治八年是祥琴室日記；同治八年四月至八月是息茶庵日記；同治八年九月至光緒五年三月是桃花聖解盒日記；光緒五年閏三月至光緒十五年

補五日己丑晴尚有涼意 作書致雲門 雲門來唱談至日 味去 張公東來以近日安徽新刻陶淵明集四冊見贈此即北齊陽休之所編十卷本也卷七為五孝傳卷九卷十為聖賢厚薄條

咸豐辛酉獨山葉氏得旌德編刻宋本其中宋諱缺筆至宣宗嫌名 序字知為慶元以後刻本桃花源記依然規矩不作親往厚補條此時 本多字餘字莫子德題誠謂與毛芥季秘本書目所傳宋板開明 集皆合相減除氏醜合重葉之頗精致可觀

李慈銘日記影印本光緒三年六月

是荷學齋日記。

影印的優點便是印本與原稿的精神和形式一般無二，塗抹修改，原跡宛然，作者秀勁工麗的行楷以及典雅古拙的說文書法，讀者都能盡情欣賞。那時我以十幾歲的青少年怎能讀得懂這書，當然祇有我的祖與父在瀏覽着。但因後來我會用小楷標上書籤，並會戰戰兢兢地用小楷將書名寫在一部份書根上，所以這部書留給我極深的外表印象。想不到事隔幾十年，居然於前兩月在香港集古齋被我買到這部流傳出來的家藏舊籍，真使我驚喜不寐！因此我特地寫了一跋一詞裝訂到第一冊日記的卷首以資紀念。（見本期封面內頁）

這位大學問家一生著述之宏富，真令人喫驚。經他自己整理而可臚舉出來的，計有「十三經古今文義彙正」、「說文舉要」、「音字古今要畧」、「越縵經說」、「後漢書集解」、「北史補傳」、「歷史論贊補正」、「歷代史牘」、「閩史」、「唐代官制雜鈔」、「宋代官制雜鈔」、「元代重儒考」、「明論法政」、「南渡事畧」、「國朝經儒經籍考」、「軍興以來忠節小傳」、「越縵讀書錄」、「柯山漫錄」、「孟學齋古文內外篇」、「湖塘林塘駢體文鈔」、「白華絳閣詩集」、「杏花香雪齋書集」、「霞川花隱詞」、「桃花聖解盒樂府」、「史記札記」、「漢書札記」、「三國志札記」、「晉書札記」、「梁書札記」、「宋書札記」、「魏書札記」、「隋書札記」、「北史札記」、「南史札記」、「魏書校勘記」等。而最為膾炙人口，並確實可供後人研究清代末葉政治史、社會經濟史、及欣賞歷史百家文學作重要參考資料的

莫過於這部寫了四十年的

莫過於這部寫了四十年的

「越縵堂日記」。曾孟樸學海花小說，記北京許多達官名士假座雲臥園替李慈銘做壽，各人把自己收藏的心愛秘寶或精品作為一句詩句的題材，彼此即席聯吟。例如李文田有西嶽華山碑，便說「華山碑石垂千年」，汪鳴鑾有十三行本周官，便說「周官精槩北宋鏤」，江標有十幅馬湘蘭畫，就來一句「馬湘畫蘭風骨妍」，端方因收藏碑版極富，乃道「漢碑秦石羅我前」，費念慈有雕出綠毛小龜瑪瑙鼻烟壺，故云「綠毛龜伏瑪瑙泉」。輪到李慈銘，他祇哼了一聲「日記百年萬口傳」，大家翕然俯首，可見這部日記在當時便已為朝野人物重視。

李慈銘，字悉伯（這「悉」字恐有很多人不知，實際祇是「愛」字的古寫），號蕪客。道光九年（一八四四年）十二月廿七日生於浙江會稽。他的父親號竹村，母親倪氏。慈銘六歲時已識字一千，七歲上學讀唐詩，十一歲作文，十四歲便結婚。早婚的原因，可能因為這一年他的祖母久病不愈，大概是江浙人所奉行的「沖喜」習俗，恐怕也是他後來幾十年體質孱弱的遠因。加上他先後曾納妾三次，到了北京又狎玩相公，如此水陸兩棲，弄得長期與藥爐病榻作伴。最後連一個兒子也沒有，把他的姪子名孝奎的承繼為子。中年以後的日記中還經常寫着：「疾動」、「疾大動」、「五更後疾幾動，復止」。由於斷傷過甚，患上了嚴重的遺泄之症。

道光三十年，二十二歲，皇帝派吳晴舫督學浙江，李慈銘初應院試。先試古學，拔列第二。題是「汲古修綏」以題為韻。詩題是「臨深履薄」。然後再試正場文兩篇，詩一首。最後覆試四書五經及詩一首。

這吳晴舫是漢學大師，官名鍾駿，江蘇吳縣人，道光壬辰科狀元。對於李慈銘的詩文，評價極高。說他「首場風華掩映，法密詞圓，詩俱稱和。覆試實上絡脉，醒出正意，濃淡相間，心平氣和。經藝珠圓玉潤，詩秀雅。古學筆意如走盤珠

和。經藝珠圓玉潤，詩秀雅。古學筆意如走盤珠

盤旋如意。……」等語。這裏所說的「古學」倒不是指考古之學，或經學中今文與古文之分的古學，乃是針對八股而言，凡不屬於八股的學問，諸如經解、史論和詩賦等概稱古學。結果他成了第二人補縣生員，次年食餼，已經成秀才了。他素性勤讀，從少年到晚年，一生孜孜矻矻，耽溺於經史典籍。根據日記所載，他有了錢便買書，沒有便向朋友借，或向書店賒，更有時將自己看過的書與朋友看過的書互相交易，這種交易在數量與質量上本來很難持平的，他在日記中時常自怨吃虧。傅節子知道他有時因買書而負債，頗有規勸，但他積習難除。

對書籍如此癖嗜，而每閱一書，又把自己的心得和批判在日記內詳盡寫出。此外，他自己的抒情詩文也都直洩在日記上，時時緊叩讀者的心弦，天風浪浪，深情細細，令人陶醉。這部日記在學術上的價值也多基於此。他一面讀書，一面做官，一面著述，經史考據，淵博精澁，詩和詞尤其傾動朝野，他自己也承認「所致力者莫如史，所得意者莫如詩」。

但他學問雖好，命運却不濟，自從中過一名秀才後，先後應南北試十一次，都錨羽而歸。到了咸豐年間，清廷既要與太平軍大戰，又欲應付英法等外患，為籌餉之故，乃大開捐官之門。李慈銘既在正途失意，祇得納資捐官，於是家賣田售屋，拼湊了八百幾十兩銀子，捐得一名郎中，於咸豐九年五月到達北京。不料戶部又責他到差太遲，勒令再補繳銀子，乃繼續向故鄉悉索獻賦，豈知匯款到京，竟又被同行知友用了去。他在北京窮困極了，幸賴朋友湊錢幫忙，好容易弄得一個分發戶部行走。

「長安居，大不易」，何況酒綠燈紅，歌場徵逐，開支更大，終於在北京耽不下去。又虧同鄉濟助，方能於同治四年回到浙江。那時浙江巡撫是馬新貽，特聘他為浙江書局總校勘，又請他主講蘇江書院。所以後來馬新貽調升兩江總督後

被張文祥刺死，李慈銘同治九年八月初五日日記寫道：

「數日前聞兩江制府馬公出城謁客，方下輿，有衣僕隸衣者跪道左。馬公問故？其人即出匕首刺馬公，中腹下，刺入者四寸。材官道從者以百數，皆眈眈不知所為，而其人已逸去。馬公與而歸，血逆注不能言。閩城鼎沸，旋聞公即於次日加未卒。至深驚駭，且疑其未真。今日知撫署有急報至，事已確，且已擒盜，供稱姓名為張正榮，河南克州人，究何所由及主使，皆不答。吁，可異哉！馬公歷官以謹慎稱，待士夫頗有恩，與之交未嘗見其疾言遽色，竟遭此變，深為未喻。且以一縣令，不二十年致位督部，雖與軍事無汗馬之勞，適以薦積屢膺，隨材平進，甫晉皖藩，旋推浙撫，命督閩浙，即移兩江。卷滬任隆，幾無倫比，而亨衢方展，異變忽臻，年甫五十，尚未有子，豈禍福之相倚，抑高明之難居歟？其蒞浙四載，雖無赫赫名，而措摺綏集，以儉率下，調停悍吏，與民休息，故去後頗令人思。予辱與相知，備承推挹，雖居窮忍餓，未曾仰賴毫髮，而虛襟畧分，有逾故交。自移建業，予性疏懶，未通一書，而公每見浙中人士，未嘗不殷殷致問。近日子虞公鹿自秣陵歸，猶傳公深以僕病為念，知己之感，生何能忘！今秋得辨北上之裝，當迂道絕江，奉斗酒隻鷄，哭公于雨花台上

耳。」

這一篇短文夾敘夾議，事變的經過，馬新貽的經歷和性格，自己的感情，一齊交迸而來，令人讀後有一種「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的感覺。

馬新貽被刺後，還有一段幽默的插曲。過了些時，日記續載：

「公之被刺也，方由箭道步入署東側門，有疏戚某自其鄉來，遮道乞貸，公止而問之。盜忽自旁出，刺公倒地。吏急閉城門捕盜，人情洶洶。布政使梅君出示諭民，言總督有家難，無預外人事。而安徽學政殷開學次日試錄遺生，出題曰：『若刺褐夫』。士論大譁！此輩不特全無人心，其文理不通，亦已甚矣。設有以此登白簡者，縱朝廷寬而不問，恐亦無地以自容也。」

這位安徽學政在百忙中開這樣一個玩笑，在專制時代確屬新鮮。

馬新貽一案，儘管民間有種種傳說，有人說馬新貽姦淫了盟兄弟的妻室，還置人死地，這個刺客乃替盟友報仇。但朝廷派會國藩、鄭敦謹到南京澈查並嚴訊，真正的內因却未見公佈，祇知刺客背後並無主使人而已。同治十年正月，上諭：

「鄭敦謹會國藩覆審凶犯行刺緣由，並無另有主使之入，請將該犯仍照原擬罪名，比照謀反叛逆，凌遲處死並摘心致祭等語。着即將張文祥凌遲處死，並於馬新貽柩前摘心致祭，以彰國法而慰忠魂……」。

自從道光三十年青了一衿，在場屋中困墮了二十年的李慈銘，居然於同治九年運氣大轉。這年六月皇帝派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劉有銘為浙江正考官，翰林院侍講李文田為浙江副考官，主持在

浙江舉行的鄉試。這一回李慈銘得了否極泰來的機會。兩位主考中的李文田，號芑農，廣東順德人，咸豐進士，學問最為淹博，對金元故實、西北輿地，尤為精通，文章詞翰，自然更不在話下。李慈銘於八月初八日、十一日、十四日先後入闈，十五日雖然身有寒熱，仍力疾對策五千餘言。十六日出闈。

雖然運朝文戰，又身染小恙，但十九日仍偕同胡梅卿、胡梅仙、翁巴爾、陳鈞堂等文友在錢塘江上姓袁的「江雲水月舟」中夜飲達旦，座上當然還有些鶯鶯燕燕。散後，他填了一闕風光蘊藉的望海潮詞：

「涼風移暑，微雲催夕，藍與小駐江程。斜日畫船，開窗並處，鬢絲亂點蜻蜓；臨水晚妝明，正蒨衫小扇，相鬪輕盈；笑約青山，桂花香裡待潮生。當筵夜按秦箏，又金尊款月，銀燭搖星；襟上淚痕，釵邊鬢影，年來詎盡飄零；成鼓已三更，聽隔江吹笛，煙柳暝暝；酒醒香殘，為誰扶夢到重城。」

好個「笑約青山，桂花香裏待潮生」，句子既漂亮，語意又雙關，蟾宮折桂，寄望無窮。但看看身邊坐着那許多眼鬚絲，再想想自己二十多年來名場困頓，自然要唱出一襟上淚痕，釵邊鬢影，年來詎盡飄零了。這與白太傅的琵琶行，吳彥高的人月圓，如出一轍，同是青衫落拓，紅粉飄零的感慨。

皇天不負苦心人，這一回他的文章遇到知音了。九月十五日記：

「是日鄉試揭曉，傍午報至。予中第二十四名。山陰五人，會稽四人，梅卿中九十名。」

開中考試的墨卷要印出來大家欣賞拜讀，刻墨卷的人名喚任有容。



「問妙香齋詩草」吳昌碩題

二十日日記：

「刻字人任有容來告，予卷在第五房。房師石門令陳訐堂先生（謨），江西安仁人，丙午舉人，庚戌進士。」

二十一日日記：

「謁房師陳先生送贄銀四兩，門禮四番金，總犒兩番金。陳先生極致推托，言予之二三場博約綜取，絕無炫奇逞能之意，非世之才人學人所能幾及。又言主司得予首場三藝，傳示各房。第二房李君士埏即決為予作。至寫榜日，學使徐侍郎先閱紅號，至予卷，侍郎已暗識之，喜躍曰：『李某中矣！』通場無不以得予為幸。自問文章無以過人，而二十年來潦倒場屋，幾已絕意於此，今垂老得一乙科，尚復重煩諸君過相引重，深可自笑。」

文章當然自己的好，趕快要分送給家人和好友，所以二十三日「作書致季弟并開墨十部，題名錄十冊。作書致慎齋並開墨一部。」并記：

「午詣總督衙門，謁兩座師，各送贄

銀四兩門禮三番金。先見副考官李芑農先生，極道故誼，且言「問中物色予卷文筆殊不相似，以為僥倖，既斷負知己，又無以對都中故人」。指所改閱卷第十名徐建棠詩末聯云：「茲鄉蕪菜好，敲門訪參寥」，曰：「此語為兄設也」。談逾兩時而出，復見劉錫山先生，劉字絨三，南皮人，道光丁未翰林，年六十五矣，驚驚忠厚人也。

科舉時代最重視座師與門生的關係。所謂座師倒不一定學問準是好過這門生，與現今的師生情況不同。祇因「聞道有先後」，科名較早與較高的關係，考官與考生便建立了法定的師生之誼，不管這考生的才能學問是如何了得，他們的學問也未必一定勝過李慈銘，但同治庚午秋闈，劉有銘、李文田既為李慈銘的考官，李慈銘自然要終身尊他們為老師。可是這個門生放浪不羈，口頭筆下兩沒遮攔。孽海花說部中，有一節繪影繪聲地刻劃這個門生的狂態：

「……忽聽一陣脚步声，幾個管家說道：『李大人到』。就見李君農穿着半新不舊的袍褂，手拄着短杖，搖搖擺擺進來嚷道：『來遲了，你們別見怪呀！』看見江費兩人（江標和費孝慈），就笑道：『你們也都在這裏，我來的很巧了。』潘祖蔭笑道：『怎樣着，貴門生不在這裏，你就來得不巧了？』芑農道：『再別提門生了，如今門生收不得了，門生愈好，老師愈沒日子過了。』翁潘兩尚書都一怔道：『這話怎麼講？』芑農道：『我們坐了再說。』於是大家坐定。芑農道：『我告訴你們，昨兒個，我因注釋元秘史，要查一查徐星伯的西域傳注，家裏沒有這書，就跑到李純客那裏去借。』盛伯發道

：「蒞客不是你的老門生嗎？」芍農道：「論學問，我原不敢當老師，祇是承他情，見面總叫一聲。昨天見面，也照例叫了。你道他叫了之後，接上句什麼話？」翁同龢道：「什麼話呢？」他道：「老師近來跟師母敦倫的興致好不好？」我當時給他蒙住了，臉上拉不下來，又不好發作，索性給他暢論一回容成之術，素女方呀，醫心方呀，胡謔了一大篇。今天有個朋友告訴我，昨天人家問他，為什麼忽然說起敦倫？他道：芍農一生學問，這敦倫一道，還算是他的專門，不給他講敦倫，講什麼呢？你們想，這是什麼話？不活活氣死了人，這種門生還收得嗎？」……大家聽了都笑起來。」

曾孟樸這一段文字不一定出於小說家的杜撰，很可能是當時官場中傳說已久的故事。

舉人得中後，他立刻折擋一切，趕到上海，乘輪北上，準備參加北京的會試。不幸又是時運不濟，五次應考都告失敗。一直到光緒六年才成進士。但在北京這一段時期結交了許多達官名流的朋友，不獨詩酒唱和，還儼然是文壇盟主，在日記中是最為多采多姿的一部份。他的朋友董硯樵因為欽佩他的詩，寫文章題他的詩集，有「初學溫李，繼規沈宋」這兩句話。溫飛卿李義山沈佺期宋之問本來都是一代詩宗，唐書中也說「蘇李居前，沈宋比肩」，不料董硯樵竟因此被李慈銘碰了一次大釘子。他除函覆董硯樵外，並在日記中寫了一大段對詩學的見解。此中甘苦得失，對研究詩學的人異常重要。他說：

「予平生實未嘗讀此四家詩也（指溫李沈宋）。義山七律有逼似少陵者，七絕尤為晚唐以後第一人；五律亦工，古體則全無骨力。飛卿大有佳處，七絕尤警秀，惟其大指，在揉弄金粉，取悅閨襜，蕩子艷詞，胡為相擬？至於沈宋，

唐之罪人耳。傾邪側媚，坳體僉壬，心術既殊，語言何擇，故其為詩，大半沿靡六朝，依託四傑，浮華鑿積，畧無真詣，間有一二雕琢巧語而已。雲卿尚有虛少婦一律，粗成章法。『近鄉心更怯』十字，微見性情。延清奸險尤甚，詩直一無可取。蓋不肖之徒，雖或有才華，皆是小慧，必不能抒揚理與，託興風雅。其辭枝而不理，其氣促而不舉，縱有巧麗之句，必無完善之篇。硯樵溺志三唐，專務工語，故以此相品藻。予二十年來已薄視淫靡麗製，惟謂此事當以魄力氣體補其性情，幽遠清微傳其哀樂；又必本之以經籍，宓之以律法；不名一家，不專一代；疵其浮縟，二陸三潘亦所棄也；賞其情悟，梅邨樊榭亦所取也。至於感憤切墊之作，登臨閒適之篇，集中所存，自謂雖蘇李復生，陶謝可作，不能過也。硯樵之評，深思之而不可解。以詩而論，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而謂學溫岐，規沈宋乎。」

這一段話顯然標明自己「不名一家，不專一代」，並表示除非孔子復生，在詩學方面實在沒有人可以做他的老師的。張之洞將他與湘潭王闈運相提並論，以為是一時瑜亮。不料他在這一段日記下面接着便寫道：

「前日香濤言，近日稱詩家楚南王壬秋之幽奧，與予之明秀，一時殆無倫比。然明秀二字足盡予詩乎？蓋予近與諸君倡和之作，皆僅取達意，不求高深，而香濤又未嘗見予集，故有是言也。若王君之詩，予見其數首，則粗有腔拍，

古人糟魄尚未盡得者。其人予兩晤之，喜妄言，蓋一江湖唇脂之士，而以與予並論，則予之詩亦可知矣。香濤又嘗言壬秋之學六朝，不及徐青藤。夫六朝既非幽奧，青藤亦不學六朝，則其視予詩亦不如青藤矣。以二君之相愛，京師之才亦無如二君者，香濤尤一時傑出，而尚為此言，真賞不逢，斯文將墜，予之錄錄，不可以休乎！逸山嘗言：『以壬秋擬李恁伯，予終不服』，都中知己，惟此君矣。此段議論，當持與晚湖語之。」

王闈運詩追漢魏，托體高絕，他感慨於外軍火燒圓明園，於同治十年，仿元稹連昌宮詞體制，發表一篇七古的圓明園詞，轟動都下，萬紙爭抄。當時的大學士周祖培，侍郎潘祖蔭，都為之感動傷心。但他對於詩詞取徑，主張從摹擬入手，以為經常學習古人家數，久便可自成家數。這種辦法顯然與李慈銘背道而馳，李慈銘把他評得很低，大約就是根據其作品的精神。「江湖唇脂之士」，這句話倒被他一語道着，王闈運在洪楊時期已經遊說各督撫前，到了民國，又奔走於袁世凱及各省軍閥間。

張之洞為此碰了一鼻子灰。不獨王闈運被他評得很低，道咸同治間詩家都被他趕盡殺絕：

「道光以後名士，動擬杜韓，搓牙率硬，而詩日壞；咸豐以後名士，動擬漢魏，膚浮填砌，而詩益壞；道光名士苦於不讀書而驚虛名，咸豐名士病在讀雜書而喜妄言。」

中間還有一段暢論歷代詩家的優點，他表示自己無不取法。

「平生師資學力約畧在茲，自以為馳

驟百家，變動萬態，而可憾之以一二入，賞之以一二字哉！」

對於歷代詩家的淵源和優點分辨得異常詳細，所以他主張融會百家，博採衆長，絕不可拘泥於一派一人。他說：

「學詩之道，必不能專一家，限一代，凡規規摹擬者，必其才力薄弱，中無真詣，循牆模壁，不可尺寸離也。五古自枚叔，蘇、李、子建、仲宣、嗣宗、太冲、景純、淵明、康樂、延年、明遠、元暉、仲言、休文、文通、子壽、襄陽、摩詰、嘉州、常尉、太祝、太白、子美、蘇州、退之、子厚、以及宋之子瞻、元之雁門、道園，明之青田、君采、空同、大復、國朝之樊榭，皆獨具精詣，卓絕千秋。作詩時當汰其繁蕪，取其深蘊，隨物賦形，悉爲我有。七古子美一人足爲正宗。退之、子瞻、山谷、務觀、遺山、青邱、空同、大復、可稱八俊。梅邨別調具足風流，此外無可學也。五律自唐迄國朝，佳手林立，更僕難數，清奇濃淡，不名一家，而要皆實實沉宕爲主。七律取骨於杜，所以導揚忠愛結正風騷，而趣悟所昭，體會所及，上自東川、摩詰，下至公安、松圓，皆微妙可參，取材不廢。其唐之文房、義山、元之遺山，明之大復、滄溟、弇洲、獨漉、國朝之漁洋、樊榭，詣各不同，尤爲絕出。七絕則江寧、右丞、太白、君虞、義山、飛卿、堯致、東坡、放翁、雁門、滄溟、

子相，我朝之玉厲，尤風雅宜人，辨香可奉。五絕則王裴其最著已。平生師資學力約畧在茲，自以爲馳驟百家，變動萬態，而可憾之以一二入，賞之一二字哉？蓋今之言詩者，必窮紙墨幅，千篇一律。經比重鑿之字，則曰：此漢魏也；依仿空曠之語，則曰：此陶韋也；風雲月露，堆砌虛實，則以爲六朝；天地乾坤，伴狂痛哭，則以爲老杜；雜填險字，生湊硬語，則以爲韓孟。作者者惟知剽襲剽竊以爲家數，讀者惟知景響比附以爲評目，振奇之士，大言之徒，又務尊六朝

書而先大夫遺著猶有存者次第編錄得詩草八十二章函牘文稿二百餘篇雖殘縑寸楮未盡十一然題襟之集性情寓焉論事之書經濟見焉則述德有徵垂聲無極不必以鱗爪爲憾也爰亟先將詩存付印餘稿尙待斟酌訂所悵者吾弟墓門拱木不獲剪燈共讀書此不僅有蓼莪之感抑且觸棠棣之懷矣癸亥正月男尊望謹誌時年八十 孫祖綴謹校

此乃宋尊生先生之先人遺稿寄於其境在冬郎於前之向年 南湖誌

康南湖題記「聞妙香齋詩草」

而薄三唐，託漢魏以詆李杜，狂謔寐語，陷於一無所知。故自道光以來，五十餘年，惟滄四農之五古，差有真意，而七古俚弱，諸體皆不稱。魯通甫筆力才氣皆可取，而工夫太淺，格體不完。其餘不乏雅音，概無實際，欲救乾嘉諸家俳詩卑弱，而才力轉復不逮，此風會所以日下，而國朝之詩，遂遠不如前代也。」

在清朝的詩家中，他最佩服王漁洋，另外有一段讚美漁洋道：

「國朝詩家，漁洋最得正法眼藏，商榷真偽，辨別淄澠，往往微蜜味之中邊，析芥子之毫髮，至於論古，或歎讀書，而語必平情，辭多特識，雖取麗生之悟，迥殊歐九之疏，大雅不羣，庶幾無愧。」

像這樣飽讀並參悟了歷代諸大家的作品，退回來再用自己的筆，寫自己的詩，功力之深，自然卓絕一時。讀者大約也已發覺，在他的視野下，那裏還有袁子才、趙松松這班人立足之地，因爲乾嘉諸老，除王漁洋、厲樊榭受到他尊敬外，其他諸人已經列入「俳諧卑弱」一類。倒是與他同時期的潘德與和魯一同一人得到了部份的推許，但一個是「傳弱」，一個是「功夫太淺」，也都有缺陷。當然，李慈銘也一定想不到他死了之後，時移代遷，中國發明了新詩體，無須讀前人之詩，任何人都能成詩人，遠比十

年窗下讀古詩要省力得多了。
李慈銘讀書最為精細，因此對於前人的著作能剖析微芒，而且褒貶抑揚不輕假借。例如龔定盦一代巨子，李慈銘批評道：

「慈人承其外王父段氏聲音文字之學，又與吾鄉徐星伯氏游，通地理學尤究於西域蒙古；與魏默深游，通絕世學；與吳縣江鐵君及海鹽王曇游，通釋典雜學；而文章瓌詭，本孫樵杜牧，參之史漢莊列楞嚴之言，近代霸才也。其集共三卷四十六篇，又餘集五篇。若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武進莊公神道碑銘，海門先畚陳君祠堂碑文，真奇作也。若平均篇，若農宗，若西域置行省議，大文也；若寫神思銘，佳作也；乙丙之際著議六篇，則飾而淺矣；五經大義終始論，則奇而駁矣；黃山銘，哀忍之筆，列辛丈人文，定盦七銘，則拙而露矣。他又皆瑕瑜互見，與人箋四首，簡絮多名言……其餘集水仙花賦，六朝之劣駟耳……」

柳宗元的文章，千古推為大宗師。近人章士釗費幾十年心血研究柳文，甚至在不惜徹底剝盡舊文化的一革命」怒罵中，用道道地地的古文編寫「柳文指要」來啟發後生。可惜在他的環境中不知能有幾個後生還看得懂這書，或是還有那種悠閒的心情來閱讀這書，但李慈銘對於柳宗元的文也有幾篇是不盡滿意的：

柳州文佳處最露，然如「段太尉逸事狀」，「先太史人墓表」均噪絕千古。顧段狀敘事潔而乏精采，墓表雖哀咽，而俱出以排句，亦近膚調。

「曹溪六祖」及「南嶽和尚碑」，東坡極稱之，然俱窪泓易盡，未見佳處，豈古人之欺我耶？抑學問之未至耶？甚矣，論文之難也！」

對於會國藩的學養，他是非常推崇的，不過曾氏編「經史百家雜鈔」，却引起他的「微詞」：

「閱曾文正文公鈔。文正初慕漢學，繼慕宋儒，其古文則服膺惜抱，然筆力自可喜，性情亦真。其江忠烈，羅忠節諸神道碑，事既可傳而又同艱共苦，周旋百戰，故敘述尤覺真摯……季公芝昌墓誌銘尤多言外之惜，雖義法未純，固不僅藉以人傳矣。未附求闕齋「經史百家雜鈔」叙目，仿姚氏「古文辭類纂」之例而併鈔諸經附入之，自我作古，真蛇足也。」

我在少年時代，大學內曾將「經史百家雜鈔」作為國文教本，當時便覺得這部書的編纂，與姚鼐的「古文辭類纂」有點疊床架屋。不過姚鼐選得蕪雜，曾氏則發明了古文中的陰柔陽剛之美，憑他自己的審美觀念來選編這部書。其實據我個人想法，會國藩選編得最精粹的一部書，倒是專門編給他兒子紀澤讀的那部「聖哲畫像記」。上起文武周公，孔孟班馬，下迄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一共有三十餘人。使青年們讀了，不獨看到了「文統」的面目，而且也幫助認識其中大部份足以代表儒家「道統」的人物。現在港台兩地大學欲使青年多多認識中國舊文化，「聖哲畫像記」實在是一部極有價值的書。

至於李慈銘自己的宏文鉅製，另有詩文專集，茲不贅。我祇將日記中他信筆揮灑的小品隨便在這裏介紹幾段，以窺一斑。有一次他託把兄弟陳德夫畫一幅沅江秋思圖，沅江在湖南省內，也就是楚辭中「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的地方。他自己給這幅畫寫一篇小序：

「蓋聞楚天為結恨之鄉，秋水實依人之物，白雲無盡，蒼波捲空，騷客所鍾，勝流栖寄。况夫蘭芷被澤，風露法華，香叢叢而益幽，態傲傲以善歛。當其朝霞在嶺，夕月臨江，哀猿一鳴，棹謳間發，故將愁絕，誰曰能堪？僕本恨人，何時不憶！至若丹楓落葉，朱橘迎霜，寒色片帆，客心千里，寒修既具，魂夢為勞。雖楚游之計未諧，而湘靈之思無歇，爰傳尺素，繪此遙襟，庶幾點綴騷客，流連墨雨，春風若采，誰尋白蘋之花，微波可通，永證斑竹之淚。」

這種文章，是將圖畫，音樂，詩和散文交織噴薄而出，得江文通、庾子山的三昧，芊綿清麗，讀了令人情思愴愴。但讀者切不可被他朦朧混過去，以為祇是橫山範水，吟風弄月之辭。須知這一篇小品實際是為了懷念他所愛愛的相公（雙童）芷秋而作。芷是沅江所產的植物，這相公原籍湖南，所以又給他取了一個雅號名叫「沅江君」。他還有一首念奴嬌詞，題目便是「清明夜從沅江君飲和稼軒韻」，那是在芷秋家裏飲了酒的抒情之作：

「病懷無賴，又歸期耽誤，禁烟時節。黯黯輕陰留薄醉，羅袖夜來寒怯。燭底新妝，尊前私語，一日都難別；東君心事，流鶯多事能說。還記昔歲初逢，小庭今夜，正映漾漾月；彈指桃花回昨夢，恨事眉頭重疊，燕子光陰，杜鵑鄉里，愁把垂陽折，相憐南望，吳山天際如髮。」

如果我不先點出芷秋是個賣唱的男妓，讀者

陽子康

烈所編十卷本

咸豐辛酉嘉平

皖城行營收旌德

縮刻宋本初印者
以板後印多漫不
可讀繩宜寶之
邵亭明愛呵凍記



重刊縮刻宋本北齊陽子烈編陶集

看到「燭底新妝，尊前私語，一日都難別」，真要爲他表無限同情。試想有這麼一位如花如玉的小姐，燭光映着一襲動人的新妝，拿着酒杯倚倚在身邊，情景怎捨得有一天分離呢？何況去年今夜，記得初次相識時，天上一片朦朧的月色，時光像夢一般地逝去，現在却真要分別了，你祇能南望天邊，遙遠地想念着我吧！

讀者一經發現李慈銘原來是爲了一個相公在發癡，免不了得要啞然失笑，罵他荒唐了。其實，在他那時代一點不稀奇。男子在自己的妻妾方面如果得不到靈肉一致的滿足，同時男女社交又不公開，無法獲得理想的女友來彌補婚姻上的缺陷，那就很容易走向旁門左道，因爲官場嫖妓在當時也是認爲「有玷官箴」而犯大忌的。環境迫着許多人要走上變態性慾的一條路，這比現今世界各國之盛行同性戀還更其理由。何況這些相公大抵綽年玉貌，輕舉淺笑，令人心醉神迷，再加軟語纏綿，清歌婉轉，雖尋常女子有所不及。唯一區別，祇是眞個銷魂之際，換了個部位而已。

孽海花有一節描述袁爽秋、張樵野、端午橋、文芸閣等名流在北京假座雲臥園召來相公給李慈銘做壽的情景：

「……忽聽灘頭拍拍幾聲，一羣鴛鴦驚飛。蕓客道：「誰在那裏打鴨驚鴛？」爽秋指着池那邊道：「你們瞧，午橋雙槳亂划，載着個美人兒來了。」大家一看，果然見一隻瓜皮艇，艙內坐着個粉裝玉琢的少年，面不粉而白，唇不珠而紅，橫波欲春，瓠犀微露，身穿香雲衫，手搖白月扇，映着斜陽淡影，眞似天半朱霞。午橋却手忙脚亂，把槳划來划去，蹲在船頭上，朗吟道：「携着個小雲郎，五湖飄泊。」蕓客睜着眼睛道：「哪，那艙裏坐的不是芷秋嗎？」說是遲，那時快，午橋已撈了芷秋跳上岸，與衆人相見，笑道：「蕓老且莫妒忌，「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紫雲迴」。說罷，把芷秋一推道：「去吧！」芷秋忙笑着上前給蕓客爽秋大家請了安。」

孽海花作者曾孟樸是親眼看見過北京相公的，他所刻劃的外型，雖或誇張，大致不差。老實說，這與我們現在尖沙咀一帶茶廳酒樓所看見的相公，顯有天淵之別。

李慈銘對於自己心愛的相公實在是動了眞感情的。有一次，芷秋靠在他肩上唱了一支曲子，他樂不可支。寫道：

「晴時命酌，二更始散，是日諸郎形迹蝶昵，頗異於常。芷秋倚予肩而歌，予亦亦酬答之，要仍凝然自處。此中風調，非今日士夫所知，東山竹林，庶幾可語。」

還有一次，因怪芷秋遲到，竟不理睬芷秋，直至解釋清楚，他對芷秋格外憐惜。原文如下：

「晴後出赴飲，招芷秋，久不至，及罷酒始來，予頗怪之，畧不顧接。芷秋掩抑通辭，玉容寂寞。告予以「頃飲龍樹寺，見君一紙，即驅車歸，道濤，行又不得速，甫及家，聞君車已駕，始踉蹌來。」因舉屨示予曰：

「衙泥已污鈞矣。」予轉益憐之，與從容小語而別。」

細膩體貼之至，文亦似歸震川。但相公也與妓女一樣，多數是「討人身體」。當嫖客床頭金盡之時，便要遭到龜公的白眼，再也不能上門嚙嚙了。李慈銘在北京那些年，儘管才氣洋溢，名動公卿，生活却經常拮据，靠戶部那一點微乎其微的薄俸，斷斷難以維持。因此借貸典質，成為家常便飯，甚至典質俱窮，弄得身無長物。所幸京中還有幾個紹興同鄉和素具熱忱對他由衷欽佩的達官濶友，時加調濟，方能支撐度日。其中幫忙最多的首推潘祖蔭。此公是江蘇吳縣人，字伯寅，別署鄭盦，咸豐壬子探花，曾任工部侍郎，刑部尚書，博學多才，禮賢下士。古文學家王先謙也會經有一次送銀子二十兩給李慈銘，還附一封信說：「此非盜泉，不妨一勾，如或拒之，視非人類」，意思說：「你倘不收我的銀子，不把非人類了」。送錢給人唯恐別人不收，要說這樣重的話，今天聽來，好像是三代以上的社會了。

當李慈銘不名一文之際，便無法再與芒秋親近，一切牢愁綺念祇能寄之於詩詞，有「兩夜有憶」七律四首，真是玉想瓊思，淒怨欲絕：

查簾球雨隔微塵，獨夜簾櫳易愴神，淡墨羅巾燈畔字，小風鈴佩夢中人；難銷碧玉當年恨，留得文簫舊日貧，除却小數山下路，天涯何處更尋春。潭水閒門倒影斜，金鋪深掩玉窓紗，騎驄日夕偏知路，乳燕春深未定家，銀燭懶侵三五月，銅壺低隔一分花，江湖側帽填詞客，長與年年減髮華。小別東風不自由，香車油壁幾勾留，難忘玉手寒簾笑，誰道蛾眉滿鏡愁；鶯語畫屏人倚瑟，珠絲小幔月當樓，銀河有信誰相待，寫作瀟瀟暮雨秋。

咫尺青鸞便斷聞，漫書花葉寄朝雲，燈前秋扇留殘滴，雨後春衫發故痕；楊柳長為牽恨物，蘼蕪新著愴愁文，多應終古沅湘水，翠被蘭舟怨鄂君。

合意纏綿，授辭婉委，而綺思煥發，搖曳生姿，真得玉鑿生的神髓。才思與性靈當然密切相關，江山助其藻采，風月盪其心胸，再加神追古人，讀破萬卷。祇因得不到真正的紅粉知己，乃將一腔錦繡心情，寄之於分桃斷袖，真是「亦可哀已」！所以除了這一部份是他的私生活外，他平生最愛耽玩山水。日記中對於風景的描述，筆墨迥異尋常：

「……拭足披襟，登岸流暎，溪狹環豎，岩凹納雲，晚磬忽流，疏柳將夢，花氣十丈，釀為暝煙，樓陰百尋，雜以孤樹。」

「……出錢唐門湖水方溢，買舟至湖南淨慈寺，濕陰如掩，涼波乍肥，望蘇堤柳煙，蔚然深綠，裏湖山色亦倦沐作態。余酷嗜越中巖壑，嘗唐突西子湖。然氣質深秀，固不及吾鄉，而游屐所至，駘心蕩目，真此間樂不思蜀矣。蓋吾鄉如嵇阮風神，儵然塵盆之外，而面目或有古拙處；若武林山水則如玉謝子弟，塵拂犢車，服物修整，自覺流麗可喜，周素人言：『西子湖是絕好一篇六朝駢文』，真知言也；……」

「……諸孤山放鶴亭，山徑幽峭，古綠盎然，紅芙就零，遺艷獨絕。傍晚回至段家橋，夕景忽明，秋烟自媚。湖光萬頃中，覺汀雲洲樹，沙鳥行舟。歷歷變滅。其蒼艷不可繪。遠山

深處，白氣如氤，林宇隱然，絕似越中州山諸勝地，而清迥過之。年年過此十餘度，未得覩切見真處，如今日無恨矣。」

西湖山水之美，一經他的渲染，好像由平面畫變成了立體畫，因為他所用的文字是經過了千錘百鍊而安置的。但文字究竟祇是工具，首先要由自己主觀的心理反應，也就是佛經所說的「境由心生」。當你愉快時，一切景物看去都覺得分外絢爛明媚。李慈銘遊西湖時，至少心中廓然清空，故能很忠實地就景言景，沒有一點哀與樂的情緒糾纏。這與我在民國三十五年十月重遊西湖時的一種悽愴情懷，迥然有別。一樣是西湖，我那時却填出一闕悼琴瑟玉的龍吟曲：「萍踪又到西湖，十年誰識南歸雁。朱橋綺棟，綠波畫艇，靄飛鷺戀；老圃秋深，長街人靜，幾家絃管；歎舊時門巷，重來崔護，難再覩，靈妃面。忍過惠興樓畔，憶淒迷玳梁雙燕，翠幃夢穩，錦屏春永，恁情繾綣；紫玉煙沉，人間天上，柔腸都斷；向朝陽影裏，蘇堤佇立，把秋魂喚。」

因寫李慈銘而將我自己的俚詞附記於此，自覺近於放肆。所恨李慈銘比我早生八十餘年，我這拿陋淺薄班門弄斧之作，已無法得到這位老前輩來給我指謬斧創了。

他對詞研究之深，在清代不愧一位名家。他說：

「……余嘗論作詞之道，固另有一種婉麗軟媚之致，必性情近者始足語此；然亦須書卷富，才力厚，草堂賦賦，元明淺陋，豈彼之人皆性情拙歟？國朝談詞推朱陳兩家，如陵病在熟，竹垞病在陳，顧如陵勝於竹垞者，筆意靈也，餘子不足數。求與如陵鼎

時者，其容若及金風亭長乎？（訓倫按：金風亭長即朱竹垞）余於詞非當家，所作者真詩餘耳。然於此中頗有微悟，蓋必若近若遠，忽去忽來，如蛺蝶穿花，深深款款，又須於無情無緒中令人十步九迴，如佛言食蜜中邊皆甜，古來得此旨者，南唐二主，六一，淮海，小山，及李清照漱玉詞耳。屯田近俗，稼軒近霸，而兩家佳處，均契淵微。本朝董文友小令最佳，惜不見其集，次則厲樊榭真宋人滴髓，而大近白石草窗，蘭荃遺韻，覓乎逸矣。納蘭詞在當日加陵徐蒞莊吳蘭次輩均推許之，今則鮮有能舉其姓氏者其詞絃絃掩抑，令人不懼，洵有如顧梁汾所謂非文人不能多情，非才子不能善怨者，然根柢太淺，每露底蘊，長調尤時若不醉，此不讀書之故。徐健庵韓恭廬作容若墓志，言其所作多於扈蹕侍獵時得之，容或然也。余嘗見其所著淶水亭雜識，固不見佳，而詞獨哀怨騷屑，以承平貴公子而憔悴憂傷，常若不可終日，雖性情有獨至，亦年命不永之徵也。大約詞與詩之別，詩必意餘於言，詞則言餘於意，往往申衍於詩者，可以感氣包舉之，詞則不得游移一字，故異曲同工。詞之小令，猶詩中五絕七絕，須天機湊拍，不著一字，以字句新雋見奇者次也。或以小令為易工，是猶作七絕者，但觀摩晚唐南宋諸家而不知有龍標太白也。長調須流宕而不剝，雄厚而

不膩，清真未免剝，稼軒未免膩，東坡則或上類於詩，或下流於曲，故足以鼓吹騷雅者渺已。如陵詞如絲竹迭奏，廣場繁響中時作淵淵金石聲。納蘭詞如寡婦夜哭，纏綿幽咽，不能終聽。近來汗人周譽芬東瀛詞，則如兒女子花前月下嗚嗚私語，溫麗閒蕪澤，故雖未能盡兩家之長，而實為兩家所未有也。余詞非叔子所服，願嘗自謂如松竹間語，清婉無凡響，不肯一語同東瀛而心實喜之。或有譏其不醉者，雖未必知言，然能再加洗伐，則五代兩宋無人矣，因論容若詞及之。

我不惜長篇累牘將這段醫關之論披載出來，因為「越縷堂日記」已經絕版，舊書店裏縱或還能搜羅到少數幾部，却無法供應大眾學者，而李慈銘這一段見解對於海內外有志研究詞學之士，却是一種極端重要的指導和參考資料。文內所提及的周譽芬、叔子，其實就是祥符周星譽，字叔雲，著有東鷗草堂詞。我藏有他的詞集，却也有二首不是李慈銘所謂兒女子語，其意境氣概，直逼蘇辛，着實可佩。例如下列一闕水龍吟：「蒼然片月飛來，酒波都向青天卷。舉杯一

毛斧李祕本書自注宋板淵明集云桃花源記中聞之欣然規往今時本誤作親謬其五柳先生贊注云一本有之妻二字檢列女傳是其妻之言也他如此類甚多即四八目比時本多八十餘字而通本一作云云比時本多千餘字按所舉二條並與此本合通本校語亦多於時本然則此所

重刊陶集跋

據即毛氏宋本也咸豐辛酉冬莫友芝識
謹按書中宋諱缺筆至寧宗熈名之廓李氏所據乃慶元以後輒本其注稱宋本作某者數處蓋指宋丞相宅本也桐城徐君椒岑以見行陶集多善本亟釀金翻離公同好且屬摹先徵君手題書衣數語刊之卷首以當署檢云光緒二年六月庚子繩孫附識

莫友芝題跋重刊宋本陶集

笑，東南如此，且聽簫管；七百年前，黃樓吹笛，風流未遠；看萬荷香裏，魚龍跌宕，似睨，江山宴。千載猿鶴鶴怨，把湖波傾來重流；紅裙烏帽，古今多少，星飛雲亂；海樣秋光，不判一醉，流年潛換。待明朝散了，卓鞞雙脚，又黃埃滿。

倒是李慈銘自己的詞內凡贈給相公的，時常有脂粉氣，因為他除了與芷秋親昵外，又與另外幾個相公名喚霞芬、玉仙和秋濤的纏綿不已。他有很多贈給他們的詞，把這幾人也完全看作女人。有一次，他索性携了秋濤同到霞芬處飲酒，左擁右抱，填了一闕三株媚：

「鑪烟歌扇裏，又花間招携，金尊傾倒。翠管筵前，正袖霞低拂，鏡淺偷照。背了銀荷，衫暗比端相嬌小。水樣湘簾，偏借銀蟾，映人雙笑。惆悵年時懷抱，看舊春新嬌，一般風調。密字珍珠，算酒邊心事，抵伊多少。白髮催人，償幾度城眉低掃。但願歡紅愁翠，相依未老。」

「但願歡紅愁翠，相依未老」，如果不是相公而是真的異性，想必為各位讀者先生所欣然嚮往矣。

光緒六年是李慈銘一生最得意的開始。他五次參加北京會試失敗。這一次皇帝派戶部尚書景廉為會試正考官，工部尚書翁同龢，吏部左侍郎宗室麟書，兵部左侍郎許應騤為副考官，內閣侍讀學士胡聘之，右春坊右庶子王先謙，左春坊左中元裕德，翰林院修撰陸潤庠等以及翰林院其他編修等多人為同考官。

從三月初八日到十四日連考三場後他已經取中。四月十六日又到保和殿覆試。十八日庶吉士散館又試。皇帝下了一道上諭：此次新貢士覆試一等的六十三名，二等的一百二十名，三等的...

百三十二名俱准一體殿試。二十一日殿試，對策文章，他自己非常得意，說道：「己刻對策，直書不起草，首尾俱不同俗例，瀝瀝二千餘言，不落一字，未刻交卷，頗自意也。」到二十四日，他已知道自己在二甲八十六名，「同試者三百三十人，余得賜進士出身，已為幸矣」。二十八日又參加朝考。會試的名次不夠高，他道出原因是耽誤在滿洲人烏勒喜崇阿之手，日記上說：

「閱余卷在侍郎烏勒喜崇阿手，先畫一△，繼徐蔭軒師見之歎賞，亟畫一○，以後董尚書恂、王侍郎文韶等六人皆畫○，以有一△在先，遂名第在後。然向來畫七圍者，可列前十本，亦有得鼎甲者，聞今年八圍者至七十五卷，蓋亦不愛惜之甚矣，其實余文亦未必真有知音也。」

牢騷之音，溢於紙上。照說他應當進翰林院，但他毅然自動放棄，因為新舊翰林中很多人平日都奉他為師的，他不屑與他們為伍，乃呈請以進士資格仍歸戶部郎中本班。後來得到聖旨准以戶部郎中原資叙用時，他說：

「費郎回就，桑榆之景已斜，流品既分，蓬瀛之路遂絕，虛望後車之對志，長循選格之名，雖出陳情，實非雅志，羞與少年為伍，迺與俗吏隨波乎？金榜一題，玉堂永隔，當亦知己所累歎，後人所深喟者也。」

但進士對於他當然極度重要，不僅地位提高，今後做大官的基礎已打定，而且各方餽贈銀兩，經濟上的困苦局面全部打開。難怪他說：

「自余中進士，喜不自勝者三日，可以勵世之有志讀書者。獻之言在通州開榜信，通州僑居及奉使士大夫稍...

有耳目者，無不同聲相慶，余衰病無狀，讀書抄得，而虛聲至此，彌可愧悚！」

五月初七日他以新進士覲見光緒皇帝，也有一段記載：

「四更至東華門下車，入景運門，待漏九卿朝房。卯刻進乾清門，引見於養心殿。天顏咫尺，香惹爐煙，二聖垂簾，黃雲夾展。時方雨甚，水溢五除。陸衛威陳，諸貴露立，冠服如濯，同班中有傾跌者。向例東華門止鐙，景運門止扇。今日引見，諸人有携鐙入景運門者，有持扇上乾清門者，至傳宣時，大臣或持傘至養心門；而乾清宮御前待衛皆戴雨帽，班立門下，蓋朝儀之寬，為已極矣。」

清朝到了光緒，國勢凌替，朝廷尊嚴受到影響，不知不覺間朝儀也就跟着馬鹿起來，心理所趨，雖叔孫通亦難以挽救。這與李慈銘七年前所記同治十二年六月初四日同治皇帝接見外國公使的朝儀，情景已有不同。據他所記外國使臣覲見同治皇帝的情況如下：

「是日已刻，上御紫光閣見西洋各國使臣，文武班列，儀衛甚嚴，聞夷酋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辭，跪啟而出，謂『自此不敢復觀天顏』。蓋此輩犬羊，君臣脫畧，雖跳梁日久，目未親漢官威儀。故其初挾制萬端，必欲瞻覲，既許之矣，又要求禮節不宜跪拜。文相國等再三開喻，始肯行三鞠躬，繼加為五鞠躬，文公固爭，不復可得，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後，蓋神靈震疊，有以致之也。」

自鴉片戰後，五口通商，繼之又有外國聯軍入據京津，中國虛實，外國人早已看得一清二楚，怎會見到同治皇帝震栗起來。說外國人重現現實，那是由來已久，說他們糊塗顛頂，那是小看外國人了。何況到同治末年，皇帝自己察覺內憂外患，局勢糜爛，因此悲憤之餘，走向醇酒婦人，自戕其身的一條路。每天退朝後，不知要荒唐多少次，甚至命宮女嬪妃一律着開襟褲，以便利行事，這種褲子，名為「梭背襠」，這件事見於「梵天廬叢錄」，絕非我信筆胡扯。想像那同治帝坐在御座上，神恍惚，身搖搖，連說話都未必有氣力，那裏還能教外國人神靈震盪呢！李慈銘顯然是屬於頑固派一類，長期夜郎自大，對於外國情況完全不知，所以他會與翁同龢沈澹一氣，祇看他對於郭嵩燾的不滿，以及對徐繼畲所編的瀛寰志畧，大肆指摘，可以想見。

見解雖然頑固，但性情實不失為耿直。儘管他的日記中不時對於他所深惡痛絕的人，口誅筆伐，罵之不已。例如大金石家趙之謙先後被他罵為「妄人」者五六次之多；有一班與他結社吟詩的朋友，後來因事得罪了他，被罵為「魅魍一班人」。張之洞原與他詩酒相交，但後來張之洞在政治上與他敵對，日記中就臭罵張之洞。在戶部時，不憚於各同事，寫道：

「本司主事王壽彭、顧敦義，皆磊
 莖齟齬之尤者，生與此輩相對，咄咄
 怪事。」

在北京有一次參加會試失敗後，寫道：

「聞今年闈墨更較辛未不堪，會元
 秦某，文極惡劣……第二米某，第三
 路某，尤為不通。萬尚書陋而妄，李
 尚書疏而迂。崇實、魁齡及諸房考，
 則更混敦矣。」

在他的日記中罵人的話不可勝數，因此有了

好罵之名，不過，他的信筆亂罵，一經寫上日記大概他的氣已消了一部份，不像今人在萬人閱讀的報紙上作身體攻擊。美國名人富蘭克林說過：「當你對某一人怨恨發怒時，最好的辦法是寫封信給他，惡狠狠地臭罵一頓，但這封信却不要發出去，過了一夜，氣已平，這件事就過去了」。我想中外名賢對於處世接物都各有一套，可惜有許多理論，我們現在實在難以做到。

人們祇震於他的好罵之名，却忽視了他那一副硬直剛介的性格。當他在戶部時，即會直接頂撞過戶部尚書閻敬銘。閻敬銘的威望在當時著實了得，他出身翰林，當初以戶部員外郎乞病回鄉，胡林翼做湖北巡撫，邀閻敬銘總管軍需，當時清廷對湘軍已經心存懷疑，閻敬銘獻計胡林翼施用手段籠絡湖廣總督官文，終將安徽江西的太平軍剿平。事後胡林翼大表欽佩，向朝廷疏荐閻敬銘，從此連陞四級，一路做到山東巡撫。後因手下用的酷吏太多，受到外界攻訐，乃辭職回鄉。到了光緒年間，重復起用，這回做戶部尚書。由於為政嚴峻，綜覈名實，下令戶部郎曹每天要待候參調。參調本無不可，但問題是出在他的執行程序。閻敬銘自己高坐堂皇，却由一個書記官拿着名冊，按名點呼，堂下齊聲應諾，立刻傳牒引入，那種情況活像皂隸押提囚犯。有一天得到李慈銘，李慈銘不但去，並立刻伸紙擲管，洋洋灑灑寫了幾千言的一篇文章，交給持牒的來人面呈閻敬銘。那篇長信痛責閻敬銘不該侮辱朝廷命官，輕置天下讀書人，伉直激烈，文不加點。閻敬銘畢竟是讀書種子，宰相大才（後來官拜東閣大學士），他一聲不響，不但不責罪李慈銘，並立刻把這種點名傳喚的辦法取消了。

李慈銘中了進士後，李鴻章於光緒九年便請他主講天津「問津書院」，每年有一千多兩銀子薪水，書包翻身，生活全部改善。光緒十六年又靠朋友幫忙，補了山西道監察御史。他曾向政府提供許多意見，並屢次參劾大僚，不避權貴。所

以他的性格由他自己筆下表達出來的最為真切：「余性褊急，而信人亦太過，故屢被人欺。蓋不忍以不肯待人，尤恐人之自愧。平生酬接，未嘗以一語傷人，雅俗相參，絕口不談學問，偶遇名流道古，陋妄百出，從不出一言以正之。以露才揚己為深戒，以情達理恕為至言，非惟取法前賢，實亦秉承家教。或酒間縱論，花下閒評，偶及時事是非，人材臧否，無不平情審度，公道主持，即日記之所書，本私家之自述，冀存清議，稍秉嚴科，然一字之加，三思而出，必衡其終始，權其重輕，幽可以質鬼神，明可以視天日，學問有片長，無不暴之，心術有可諒，無不原之。而私衷所寓，又有三例：交好有小過者諱之，微賤有大惡者畧之，過惡雖著而不係人心世道者亦沒之。至己有小失，無不大書，所以示名教，存大闕也。世無知我者，聊於此發之。」

這部卷帙浩繁的六十四冊日記，我尚未從頭到底讀完，祇隨便翻了幾本，便扯上一大篇。日記內涉及經史文學方面資料最富，價值最大，誠能有人將它有系統地整理出來，對於研究國故，應該是一項貢獻。

訂閱「中外雜誌」請撥電
 話七〇七二四八〇